

新式標點

燕
西
人
史

嶺南張崖題



序

昔湯義仍先在云：『情之所至，可以死，可以生。』生者可以死，死而可以生，豈古迄今，蟠天際地，凡忠孝節義，聖賢仙佛，要皆一情之證果而已，奚獨男女之悲歡離合哉？惟是造化小兒，往往幻成狡獪。而男女之悲歡離合，尤多不可思議之巧。於是供人世之文人墨士，輿感淋漓，垂諸不朽，一重公案，遂爲千古情場矣！燕山外史一編，陳君繡齋所作也，其間敘寶生愛姑事，栩栩欲活，悉以駢儷之詞寫之。流連宛轉，自成文章，殆有得之與觀羣怨之微旨歟？其事甚巧，固足以傳；而行文組織之工，憂憂乎與造化爭奇鬪勝，雖欲不傳，不可得也。憶曩時曾讀孔東塘桃花扇後序，歎其隱括全文之妙，今以此編較之，則如臚列大烹，而彼乃不過一櫛之味耳。自來稗史中求其善言情者，指難一二屈。繡齋天才豪放，別開生面，於一氣排奡中，迴環起伏，虛實相生，稗史家無此才力，駢儷家無此結構，洵千古言情之傑作也！繡齋介其小阮畦春示余，且囑余弁言其首。噫！余本恨人，感茲根觸，自何能已於言耶？聞之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則

編也，陳君作之，余也讀之，惟有相視莫逆已耳，夫何言哉！夫何言哉！試舉以質之哇春，當亦必曰如是如是。

嘉慶辛未仲冬，古橫塘螟巢居士吳展成拜手題。

新序

余讀燕山外史，始而羨，繼而驚，終乃大喜也。當寶生與愛姑初入情場時，一情脈脈，兩意綿綿，雖未誓山盟海，孰不望其聯朱陳，詠關雎哉！余以是始而羨也。詎意姻緣雖定，會合有時，瓜須熟後而蒂落，鐵經久鍊乃鋼成，物且然，人事亦何獨不然；惟其遭遇之厄，顛倒流離，鸞鳳異飛，鴛鴦失所，回憶鱗鱗鸛鵲，卿卿我我，誠有令人不堪者，余以是繼而驚也。寶生愛姑，情場失敗，自分必無重逢；然而不然，撮合有人，緣會有際，卒能破鏡重圓，舊歡復拾。余雖局外之人，能不爲之大喜乎？事蹟有悲有喜，可泣可歌，固引人入勝；能運以生花之筆，描寫神情，如庖丁解牛，運斤成風，尤爲百讀不厭，亦見吾國舊式婚姻之毒也！當今戀愛自由，恍如風起雲湧，實是書爲之先導。余特以新標點爲斷句，流無逆於潮流，而閱者亦以省腦力焉。內寅植樹節德謙氏謹識。

寶生本傳

永樂時，有寶生者，名繩祖，字繼芬，先世燕山人。宋南渡時，有罷官於浙西者，因卜宅於當湖。父某，以賈起家，富甲鄉里。生幼失恃，無兄弟，稍長，儀質秀穎，弱冠補弟子員，就傅禾城。禾中人驚傳，以爲衛玠至矣。生性和易，凡詩壇酒社，生不至，闔座不歡。一日春遊遇雨，趨避簷下，有老嫗欲招入室，詢爲李姓嫠婦，無食無兒，有女名愛姑，年十五，殊色也，一見心醉，因厚餽求通，嫗心許，而姑不苟從也。生積思成夢，積夢成疾，有知其隱者，僞託能爲崑崙事，醉生以酒，潛以村妓薦寢，生察知甚，疾轉劇，姑聞而私惜，不能遣情，其母又嗟貧嘆老，日夕慊慊，遂委身焉。生乃拓室居之，顏曰春草吟廬。繾綣良久，父偵知所爲，怒而逐歸。先是父商於山左，與淄水宦某聯嫺，至是生就婚，而姑之門杏隔雲山，幽思鬱鬱，向之所以病生者，今轉而病姑矣。時有金陵鮑商，聞美，具千金餌嫗，嫗本婦中跣徒，受商指使，給以生書來迓，促姑就道。及至廣陵，頗知墮計，號痛曰：「共伯云亡，柏舟矢志，矧寶郎尙存乎？」遽觸石覓死，血流被

面，商懼而遣出。母女出門，惘惘莫適。秦淮素稱藏嬌地，青樓之搗遇之，以爲奇貨可居也，誘致之，姑時進退維谷，并因母病瀕死，權爲棲托。母沒，毀容勵志，咸不敢犯。生入贅後，素性瀟灑，難受勢家拘束，託赴秋闈，辭歸，風阻金陵。有友馬遴者，黃衫客流也，向在禾中訂交旗亭邂逅，信步平康，瞥見姑狀，怪而驚詢，備述顛末，生欲攜歸，馬子以爲歸告而娶，且留敝廬以待君，生允之。南歸，未久遭父喪，計於馬子，馬子來弔，而不偕姑至，生亦會意。及服闋，將遣伴迎歸，大婦與小妻，佯方行，而婦翁之書適至。招生往，生不獲已，乃託其家計於族昆，促裝以行，紆路經馬子之居，取姑同赴婦家，馬子力阻之不聽，甫入謁，而河東之獅大吼，幽姑別室，倍極挫辱，生不敢庇，始信馬子先見，而嗟何及矣！會中秋，舉室酣飲，生託疾不赴，俟衆醉，挈姑宵遁，值妖婦唐賽兒作亂，復倉皇相失，姑就尼庵匿跡，生阻兵火，復回婦家。其婦翁素爲勢惡，衆皆欲得甘心，乘亂肆掠，全家已遭劫火，其婦竄入丐婦中獲免，遇諸途，攜歸故里。比返，積貲爲族昆消耗，賸有薄產，度支易竭，婦本驕淫，厭貧求去，旋有醜行，生不欲爲朱翁子而不能也，斯時景異子立，弔影淒涼。居無何，而愛姑忽乘扁舟至，蓋自寄跡尼庵時，有嫺嫺者，

本杭人女，投庵守志，與姑相契，爰約伴同歸。姑既至，悲喜交集，生患無以爲家，姑曰：『君不有春草吟廬在乎？』遂偕居之。鳴機佐讀，生得銳志功名，計圖北上，乃割宅出售鄰家。攜資至邗，又遭肱饑，窮途潦倒，而馬子若逆知也者，使人賣金贈之。是年遂得坐監，秋榜春闈，俱獲雋，職授刑曹，治獄多平反，遷山巡撫，頗振官聲，迎姑至署，儼同命婦矣。一日生建佛會，於繙林中見馬子在焉，驚喜邀入幕，詰其爲僧之故，馬因具述，爲人復仇，亡命江湖，避仇於此；且言君與姑，跋涉間關，驩離驩合，雖是天緣，然無謀作合，有傷風雅，今以和尚爲謀可否？生欣從，將舊作新，重整花蠟，吏民聚觀，無不嘖嘖歎羨。未幾姑舉一男，覓僮乳哺，或率一婦至，視之即前出婦也。詢知夫死子孺，貧充賤役，生與姑雖深鄙之，而復優容之，分居別墅，豐給衣食，待以客禮。久之，婦復謀孽，與廝役通，畏馬之燭姦也，先發制人，將以壁藏事中傷之，婢洩其謀，馬刃婦亡去，爲當事所彈，生因被逮。既而久驗無跡，得復官，移理鹽漕，忤權貴，一麾出守。當馬子之臨去也，貽緘在几，備言前因後果，屬以修真返本之道，生即解組歸隱，夫婦共得稚川之術，後皆尸解，悉如馬子所言。馬子破家亡命後，其子飄泊無歸，生訪得之，養爲

己子。及其成立，以家貲折半予之，人以其更多生於誼友爲不負所報，其後爵克續家聲，至今爲著姓云。

新標點說明表

一，表一頓，或一逗。

例如：

萬物推原，咸歸奇偶。

一。表文句之結束。

例如：

如此苦思，自問亦殊難目解。

一一；表平列句。

例如：

萬喚千呼，強入鷓鴣之座；三推兩却，勉擎鸚鵡之杯；

一：表總冒下文。

例如：

其人也：眼大如箕，鬚張似戟，喜擊劍，好揮金，……………

一！表驚嘆，或命令。

例如：

（甲）嗟乎！

（乙）少安無躁！

一？表疑問。

例如：

如斯人者，有幾輩哉？

一『』表談話。

例如：

女曰：『且住爲佳。』

一——表人名。

例如：

衛茂漪妙格簪花，謝道韞才高詠絮。

一、表地名。

列如：

秀州有女子名愛姑者。

一、表國名，或朝代名。

例如：

（甲）楚國亡猿，焦頭不少；秦人失鹿，捷足良多；

（乙）事出有明。

一、表書名。

列如：

此燕山外史之所由作也。

一、表年號。

例如：

燕山外史 新式標點說明書

永樂時

新式標點 燕山外史卷一

秀水陳 球蘊齋氏著

兩儀定位，卽肇陰陽，萬物推原，咸歸奇偶。人非懷葛，疇安無欲之天；世異義農，

孰得忘情之地？稽夫詞傳黃絹，譜寫烏絲，探北部之臙脂，燕姬似玉；數南都之粉黛，越女如花；自有佳人，總稱絕世，從無名士，不悅傾城。求巧合之媒，應煩月老；作良緣之主，必待天公；假使鍾家新婦，得配參軍，趙地才人，不歸走卒，斯爲美矣！豈不善哉！無如蒼昊嫉才，紅顏蹇命，或恨紫釵易斷，或傷碧玉難逢，或鸞侶終孤，琴亡鏡破，或鶻羹莫療，桃斫蘭鉏，或絕塞不還，長尙冰絃悲夜月，或深宮未老，早隨紈扇泣秋風，暮暮朝朝，色誰知是夢？顛顛倒倒，塵緣孰道爲魔？球只替古人，擔憂不淺，非干己事，抱憾偏深。嘆溜郎擲果雖多，朱顏改色；嗟杜牧尋春已晚，綠葉成陰；冊守兔園，詎識玉臺新咏，帙披螢案，奚知金屋嬌容。然而舊院宮人，能談前事；隔江商女，解唱後庭，地老天荒，畢竟悲多歡少，海枯石爛，大都別易會難，積成萬種深情，添出一番佳話。噫！付傳

天上，尙有劫磨。及謫人間，尤多屯蹇，未得將刀斷水，安能着手成春？幸逢義俠之維持，俾免仙姻之墮落，何來騷客，言之療傷，竟使陳人，聞而根觸；無端枝撥，妄求見技之方，詎是情癡，忽有言情之作。而乃效六朝體，成一家言，撫里下之詞，輒誇枕秘；述齊東之語，漫助筆談；聊以遣愁，何堪藏拙！文章惜命，窮時倍覺難工；歲月催人，過後方悲易老；一籌莫展，原知無益而勞心。四座勿喧，且聽不才之饒舌。此作言非無考，事出有明。永樂時，繡州有女子名愛姑者，人係小家，姓推鉅族，本貳師之一脈，系出海西；同孟母而三遷，籍居城北；其父始爲髹器，繼作餅師，早偕采相之妻，晚喪緯蕭之子，頻年佞佛，熊不徵祥，每歲祈神，鮑偏協吉。繞膝之童烏纔逝，投懷之采燕旋來，聿生小艾於良辰，適採芳蘭於上巳，名爲愛香，志其喜焉。幼而善病多啼，嬌癡出衆，長則工囁妍笑，豔慧非凡。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爲神玉爲骨，薄施淡掃，固覺嬌嬌，竊服亂頭，亦饒蘊藉，穠纖合度，修短得中，漫言粉琢香堆，成之不易，就使脂烘鉛暈，畫也都難，計年則同桂魄之方盈，問字則待瓜期而未許。芝凋庭宇，已傷伯道無兒；花映門楣，尙幸中郎有女。無何靈椿秋冷，大樹先飄，銅雀春深，小喬未嫁，痛老翁之長逝，愈覺家貧；隨

阿母而孤居，連遭歲歉；繡佛安能度厄，鍼神却可救荒。晝長春閣之輝，絲添弱線；夜急秋砧之響，錦製并刀；執爨之餘，不事冬爐夏扇；吐絨之暇，惟聞暮織晨春；作衣裳爲嫁他人，謀菽水承歡老母，殊多苦志，竟同季女之斯飢；別有孝情，眞學嬰兒之盡養。時有寶生，名繩祖，字繼芬，燕山望族，柘水詞人。桐乃孤生，萱還早萎，幸一枝之獨秀，承五桂之流芳。年甫佩觿，貌如冠玉，素屬身餘蘭臭，奚須荀令薰香，本來面似蓮花，不藉何郎傅粉。九齡應客，謔言解對楊梅；兩鬢登筵，隱語能知荷藕；幼殊了了，長更便便，力殫窮經，豈止五車可載；功深汲古，直探二酉所藏；加以灑落襟期，紛披藻思，騎鶴則腰纏萬貫，倚馬而筆就千言。無睡不珠，有懷皆玉，人具憐才之眼，願從良友結良緣；父存忠愛之心，欲與佳兒求佳婦。時則程門立雪，馬帳承風，偶觀童子之場，僑居橋李，好結文人之社，久滯嘉禾；衛玠至都，競觀丰采；陸機入洛，噪起才名；品推鳳閣之英，聲重鷄林之價，一見能傾座，三餘只讀書。迨夫七藝既成，一軍輒冠，芹香早掇，素無佻達之容；芸帙專攻，詎有狹邪之行？年年花事，絕不關心，種種風情，俱非着意；孰料百年伉儷，忽從一日遭逢，豈人力之強爲，乃天工之適合。當夫深院日遲，小窗人靜，春無端而

欲去，客有約而不來，細數落花，聊爲破寂，靜聽啼鳥，却似催游。乃卽信步遺懷，隨心攪勝，訪詩人於北郭，奚煩驢背駝來；尋酒伴於南湖，將喚鴨頭泛去。俄見雲濃似墨，雨潤如酥，密似散絲，郭巾易折，驟能破塊，謝屐難投。而乃隨出谷之流鶯，偶穿芳徑；與尋巢之旅燕，聊托茅簷；止水何心，閒雲無意，不過芳蹤暫憩，非同逐浪之青萍；豈知春色難闕，忽見出牆之紅杏？爾時愛姑，運堦前之甃，方貯甘霖，剪宅畔之蔬，將供晚飯；久托蝸居於深巷，素知無客造廬；忽聞犬吠於隔垣，始覺有人窺戶；盈盈不語，脈脈含羞，牆及肩高，趨無可避，室如斗大，退不能藏。生也纔窺半面，卽驚花月粧成，及覩全身，更駭天仙化就；姿容綽約，宛遇唐環，體態較益，恍逢趙燕。娉婷軼衆，不須春黛雙描；嫵娜動人，何待秋波一轉？出其不意，頓亂人懷，何以爲情，渾難自主。姑之母，扶筇以出，偶觀白水於簾陰；負郭而居，適見青衿於城闕。長日絕無忙事，高年最喜閒談，豹觀一斑，已多蔚色，鳳覩片羽，總是吉光。不圖君子之蹤，辱臨敝土；敢請嘉賓之駕，枉過荒齋；妙語投懷，懷開霽月，雅人入座，座滿春風。汲來芳渚甘泉，呼兒瀹茗；乞得鄰家新火，代客燎衣；偶爾周旋，極其歡洽；惟是留人守雨，聊修地主之儀；何期見事生

風，頓起天緣之想。生也癡心專注，美滿七情；饒目頻迎，香濃九竅；幸嬋娟之得接，喜邂逅之相逢，幾忘過客光陰，依依難合；將盡夕陽時候，悵悵方歸；從此芳洲繫念，香草縈思，廢食輟眠，常存問影尋聲之狀；攬芳挹秀，莫計頻來數往之踪；意緒匆忙，心情撩亂，回意仙容莫匹，未知胡帝胡天。追思秀色可餐，每覺如飢如渴。其如藍橋路隔，難從仙女入林；花洞津迷，未許漁郎問渡；幾縷蝦鬚素箔，阻若雲山；一重麝眼疏籬，睽同河漢。於是沉思杳杳，入想非非，愿作寶釵，常沾鬢澤，愿爲羅帶，久戀裙香，願從綺陌印金蓮，願托錦絃親玉笛，無端懸想，善懷終未獲善謀，如此苦思，自問亦殊難自解。然而會心不遠，得計非艱，雍伯求姻，曾種藍田之玉；溫郎納聘，亦投玉鏡之臺；雖未可以情牽，更何難於利餌。因是珠量十斛，數去徵歌；囊解千金，常來買笑；却憐貧媼，最愛孔兄，厚邀花粉之資，笑容可掬；重獲梳籠之具，詔狀難摹。合漆并膠，細通款曲，偷塞送暖，密獻殷勤，豈愛其經笥便便，是儒豕子；祇貪其貲囊綽綽，爲富室兒。姑時欲避客蹤，難違母命，桃顙方露，杏靨即烘，令其出拜而遷延，催以入粧而遲宕，非關撒嬌。總屬嬌羞。萬喚千呼，強入鷓鴣之座；三推兩却，勉擎鸚鵡之杯。劇憐稚齒髫年，未喻風情月